

LIZHIBANG
SHOUZHULANGMAN

守住浪漫

李治邦 著

这是我的第三部散文随笔集，我是写小说的，写散文随笔不是强项，就好像你会吹唢呐，但未必吹得了竹笛。散文随笔其实就是真实的记录一种心境，讲诉你独特的感受。你浮躁了，焦虑了，是写不好的，我总想在写作之前洗洗手、静静心，放上一首古典音乐好好营造一下气氛。



SHOUZHULANGMAN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LIZHIBANG
SHOUZHULANGMAN

守住浪漫

李治邦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守住浪漫 / 李治邦著. — 天津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4

(雅舍文丛 / 郭栋主编)

ISBN 978-7-5563-0002-0

I. ①守…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9403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 钟会兵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网 址: www.tass-tj.org.cn

印 刷: 天津市汇鑫源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好人治邦

高 为

“老同志”李治邦来了电话，命我为其新散文随笔集作序。我诚惶诚恐，不由得想起一个段子，不，是一件真事，朋友亲眼所见。

一位大艺术家完成了一本新书，随侍左右的弟子说：老师，我给这部著作写个序吧。艺术家勃然大怒：你是个什么东西？怎么配给我的书作序？痛骂之后，随手抄起一支价值不菲的派克金笔递给弟子：回去好好用功，争取有些长进。

由于知道这桩轶闻，所以我当时就对治邦兄说：你应当找位局长甚至市长给你作序，或者找位比你更著名的作家写几句，以壮声势。他说：不用不用，就找你。等我看过稿子再说。用不着用不着，你随便写。那文章题目就叫“好人治邦”？随你便。

话说到这份上了，不写不行了。不读作品就发言，那不成了名副其实的随便说——信口雌黄吗？我先把他的作品集《我所喜欢的美丽女人》找出来，读了一多半，再让出版社把治邦兄即将出版的散文随笔集电子版发给我，也读了大部分，加在一起，算读完了整本书还拐弯，心里这才踏实。

治邦兄是个公认的好人，为人敬业勤奋，有目共睹。几年前我曾写

过一篇文章《日读一万与夜写三千》，有两段说的就是治邦兄，我偷个懒，直接移过来，稍作改动就是了。

治邦兄是个处级“冒号”——天津市群艺馆馆长、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手下几十号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得操心，整天还要上工厂，下农村，跑机关，指导工作，指点创作，做汇报，听汇报，开会，上电视做嘉宾，举办活动当评委，等等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哥们儿们不无夸张地说，他的朋友遍天下，走到哪都能碰到熟人。这种情况我就目睹了几次：大伙聚在一起正喝酒呢，忽然邻桌就有人同他打招呼，或他同邻桌的熟人寒暄。有一次我们去宁河县，吃饭时他照样遇到了熟人！他是真忙，与朋友们聚会，常常是没散席就去赶下一个饭局，被人戏称为“华威先生”。这么一位超级忙人，不管回家多晚，也要写够三千字！用另一位作家的话形容：嘴比手快，脑子比嘴快，说话像打机关枪。

治邦兄出了名的好脾气，没见他发过火，也没见他对朋友说过不字。一次朋友们去郊县玩，晚上就不回来了。因为第二天一早要带队参观，晚饭还没吃完，他不顾大家的一再挽留，自己打车又回了市里！可知他陪我们去郊县得下多大决心，即使这么忙，中短篇、长篇小说、散文随笔、电视剧剧本还是不断问世，已经出版长篇小说五部：《逃出孤独》、《城市猎人》、《红色浪漫》、《津门十八街》、《预审》；散文随笔小说集三部：《我所喜欢的美丽女人》、《我在上空飞翔》、《守住浪漫》。发表中篇小说100多部，短篇小说100多部。全部作品共计七八百万字。他并不是专业作家，而是职业领导，业余时间取得如此成绩，不能不说是奇迹。我想，这很大部分要归功于他夜写三千字的计划和恒心。

我一直拿治邦当兄长看待。他的长篇小说《城市猎人》，我是责编。他把我的名字安在了书中一位搞婚外情的次要人物身上，我打电话质问，他还振振有词：桂雨清、牛伯成都这么干，我们都当过书中人

物,这也是给你扬名。我开玩笑:打住打住!要么你给我找个情人,要么你把人物的名字换了,我可不能担个虚名。结果是我没能借他的这部书扬名。

六年前,群艺馆举办一位业余作者散文集研讨会,治邦兄要我参加。我第六个发言,事先通读了全书,写了发言稿(书评)。我先肯定了作品清新的语言,饱满的诗情画意;然后对其中的两篇提出了不同看法。《圣地行》一篇,既无新材料,也无新视角;既无新观点,又无新语言,现在的文章与五十年前的有什么区别?不写也罢。《三峡颂》一篇,把三峡工程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结论下得太早了。这种赞誉由外国人发出不是更合适吗?作者耿耿于怀,散会后对我一个哥们儿说:他(指我)怎么能那么说呢,是什么意思呢?哥们儿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五十岁的人了,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怎么在世面上混?你说那些玩意儿干啥?那些玩意儿谁还不是心知肚明?只是人家都不说而已,就你聪明?治邦兄却不以为忤。

四年前,治邦兄请我出任天津市文化杯大奖赛评委,我受宠若惊,知道这是对我的照顾和提携,因为我是小编辑,另两位评委是评论家黄桂元、散文家石英。我认真看稿评稿,还写了评委感言《网络时代的阅读和写作》,并在颁奖大会上宣读,大概没使治邦兄太失望。

两年前,加拿大一位华裔作家来津访问,酒足饭饱后忽然雅兴大发,非让我找个地方,他要唱唱京剧过过瘾。听京剧看相声的茶馆天津倒有几家,就是不知道哪里有给票友过瘾的地方。于是就找治邦兄,他当时正开会,先后打了几个电话指示道路方向,到了地方才知道,是他四哥等票友活动的场所。我那位作者过了戏瘾,我也没丢面子,还得感谢治邦兄。

上周,一位朋友的文化传播公司开业,通过我请治邦兄参加。因为公司的业务就是传播古琴、昆曲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治邦兄管

辖的范围，治邦兄欣然前往，前排就座，并被请上台与其他嘉宾为公司开业揭牌，给开业仪式增色不少。因为还有一项活动要参加，治邦兄没吃饭就匆匆离去，走时对主办方说：高为是我兄弟，我肯定要来。他的话让我深深感动。

“老同志”“李馆”“治邦兄”，都是朋友们对治邦兄的称呼，他一一接受，毫无不爽的感觉。

在《散文浪花》中，治邦兄谈到了他的散文观：“散文其实就是真实地记录一种心境，讲述你真实的感受。”“我写散文时总是发憊，或者写完了以后也不敢说是散文，而说是随笔。”由上述话可以得出结论：他认为散文高于随笔。2005年他出版的作品集《我所喜欢的美丽女人》，分随笔部分和小说部分，没有散文部分。那时他可能认为自己写不好散文，也不敢把自己写的东西称为散文。

治邦兄所说的随笔，更多的是指论说文，英文的 essay，如《培根论说文集》《蒙田随笔集》等。而他向往的散文，大概指的是写景、抒情、叙事的文章，英文的 prose，如《普里什文散文集》《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集》《兰姆散文集》等。

现在治邦兄把近几年写的东西称为散文随笔并结集出版，说明他找到了自信。本书收散文随笔七十多篇，记人、叙事、写景、抒情、说理，各臻其妙，如《天鹅泪》《还原历史的美人——对〈色戒〉的原型郑苹如烈士的补白》《鼓浪屿带给我的诗意》《夜宿镜泊湖》《永远都想听的王毓宝》等，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读治邦兄的小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才华横溢、想象力丰富、语言幽默流畅滔滔汨汨的作家；读他的散文随笔，我们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位充满智慧、阅历丰富、稍嫌正经拘谨的贤者。散文随笔反映的真情实感，但未必都是真情实事。写“应有之情”，但未必“实有其事”。举例来说，如果你把自己的梦境写下来，你写的是真事呢，还是假事？写的是真情实感，同时又是虚幻之事。艺术

真实毕竟有别于生活真实。画同一样事物，外行的写生亦步亦趋照猫画虎未必比里手的向壁虚构合理想象更像真的。不能以真假来判断艺术品的高下。

文学的本质是虚构，用老巴尔扎克的话说，就是“庄严的谎话”。写作态度真诚，未必就代表写作内容真实。像真的，而不必非得是真的。文学追求的是美与善。真，不是文学的目标，起码不是首要的目标。治邦兄的散文随笔写得可以再潇洒一些，再多一些闲笔或“废话”，而不必句句写实，散文随笔会更好看，心灵会得大自由。“长歌当哭”，但痛哭不能当歌。有时美的未必真，真的未必美。小说靠情节取胜，散文随笔靠语言感人。治邦兄的小说名篇《叫阵》，构思了令人窒息的冲突。散文随笔缺乏这种虚构的便利，就更应讲究谋篇布局，更讲究字斟句酌，以吸引打动读者，而不能一味地平铺直叙，看似无技巧，其实是大技巧，或者技巧已经融化在血液中，下笔就能体现而又毫无踪迹可寻。散文随笔可以无诗句，但必须有诗意，从这一点来说，散文随笔更接近诗，有戏剧性，有起伏，有激情，有故事，有典故，有知识，才好看。

十多年前，一群作家（包括治邦）、记者、编辑（也有在下）每两周定期聚会，轮流请客。大家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畅所欲言，随心所欲。那时，大家都是三四十岁，孩子还小，父母也不老，天空比现在蓝，雾霾比现在少，心情比现在好，大家还有激情，尽可以在外逍遥。治邦兄虽然不喝酒，但也能陪大家终席，很少提前退场，只要他一高兴，京韵大鼓《丑末寅初》是必唱的。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作家、记者们功成名就，或光荣退休，只有我还是一无所成。多年前，还有上进要求，现在心境大变，“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愿用浮名虚誉，换取当年朋友们单纯地开心相聚。不知治邦兄愿意不愿意舍不得也这样做？

自序

美的构图

李治邦

这是我出版的第三部散文随笔集，原想请几个文友给我写序，后来人家告诉我，还是你自己写吧。算了算，这几年我给文友们写了二十几个序，都是精心写的。现在到了我只能自己写了，因为人家真不好写。

我是写小说的，写散文随笔确不是强项，就好像你会吹唢呐，但未必吹得了竹笛或者葫芦丝。我写散文少，写随笔多。所以这么多地写，我是想补充自己的文化积存，修养自己的文化情怀。我很幸运，生长在一个蕴藏着丰厚文化传承的风水宝地，天津真是一个生我养我的家乡。我很多感触是来自于这里，然后在这里升华提炼。比如我喜欢孙犁，我觉得他的语言很美，三言两语就能创造出一个耐人寻味的意境；再有，就是冯景元、谢大光、黄桂元、高为、宋曙光等朋友的语言特色，能在景致里写出一种朴实无华的心境，写出历史人文的兴衰，折射出许多人生的道理和丰厚的情感世界。现在人们阅读散文随笔的视野宽了，就开始喜欢梁实秋和林语堂，他们是说人怎么活着，主要的感觉就是真实。我写散文随笔就是想传承这点。我一般用的就是一种直抒胸臆的文体，说起来，散文随笔绝对不同于小说，没有那么虚构，也没那么情节化和故事性；也不同于诗歌，没有那么夸张和讲究韵律，没有纵横上下对

社会的呼唤。我就是想寄托什么,我喜欢伏案真实地记录自己的一种心境,讲述自己真实的感受。

从文四十年,写了几百篇的散文随笔,越来越有了体味,那就是不刻意。喜欢散文随笔的作者都是有情调的人,就好比喜欢诗歌的人都是有意境的人一样。我常年写小说,写着写着就有了一种世俗感,急功近利。我就用散文来锤炼自己的文字力量,用随笔来补充自己的文化视野,总之是需要沉淀自己思索自己。我写散文随笔,写了不少的景致,比如镜泊湖,比如鼓浪屿,比如都江堰,比如纳木错;也写了不少人物,比如马三立、王毓宝、骆玉笙、梁左和苏文茂等。写景色,写的都是我接触到人文景观的胸怀,能看出自己对生活对历史的热爱和钟情。对人物,是对这些人物的敬仰和学习。我写历史的变迁,描写景色的烟柳,对暮色和薄雾的抒怀,对水鸟和渔船的情愫,都是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自己的观察,寻找散文随笔的支撑点。

写散文随笔,能使我懂得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对生活变迁的一举一动,和自然一朝一夕的接触,品尝出什么是最珍贵的,最有价值的。我是想用散文唱出动人歌声,用随笔当作海河流水潺潺作响。

我可能是太喜欢散文随笔了,总想着在写作前应该洗洗手静静心,放上一首古典的音乐营造一下氛围。我对文友们说,写散文随笔也是锻炼你、熏陶你的一种方式,你浮躁了焦虑了,是不会写出好的散文随笔的。

2014年元月

目 录

温馨家园

- 3 浪漫就是一种文化心境
- 5 母亲,不敢想却始终想的人
- 7 关于《红色浪漫》的补白
- 11 我们还用大脑思考吗?
- 13 我还能信任你吗?
- 15 文化的背后是信任
- 18 老鱼和小鱼的故事
- 20 创作《叛徒》的前前后后
- 22 千万不要自作多情
- 24 谎话与信任
- 26 你知道的永远不是真相
- 28 应该知道什么叫疼
- 31 能抬起头来吗?
- 33 非得这么快吗?
- 35 兄弟:树与湖
- 37 写作不是闹着玩的

——中篇小说《鬼使神差》创作谈

- 39 人有脸,树有皮
41 看你还怎么能骗我
43 我们能见好就收吗?

心灵漫游

- 47 回到拉萨
49 歌德被一堆商场包围着
51 我心中的圣湖
54 青海花儿
57 从钓鱼城看历史风云
59 鼓浪屿带给我的诗意
62 深秋的味道
66 渴望阳光
69 这种树是咋长的
71 夜宿镜泊湖
74 妈妈,开门
76 天鹅泪
78 昌都笔记
81 坚持了才能看到好风景

艺坛杂笔

- 85 相声不是那么简单
87 相声杂说
93 天津小剧场演出市场的前前后后
100 跟谁好就写谁
102 太平歌词依然有人爱听

105	如痴如醉的京韵大鼓
107	怎么喊起了“苍孙”
109	拉拉杂杂聊曲艺
112	邓丽君给我的难
114	另一只眼看舞蹈节 ——写在天津市第五届舞蹈艺术节开幕之前
118	天之阔 舞之广
121	有一种力量在历练 ——评天津广播连续剧《针尖上的较量》
123	还原历史的美人 ——对《色戒》原型郑苹如烈士的补白
	城市记忆
135	天津的年味儿在哪？
137	天津的大娘娘
139	说说天津的老玩意儿
141	不能遗失在天津
144	九号楼大院
147	走过老街平山道
149	让天津的“非遗”立在舞台上
152	想起上小学的事儿
154	借粮
157	再唱毕业歌
160	人在哪里读书？
163	享受读书的惬意
167	有的记忆永远不会忘记

169	错过了,就回不来
171	失眠是只纸老虎
174	我想起我的初恋
	人物坐标
179	扛起骆派大旗的刘春爱
182	想起天津两位大师:马三立、骆玉笙
184	一丝不苟的曹元珠
187	点滴之处品苏式相声
190	永远都想听的王毓宝
193	想起梁左
195	想起大师兄陈骧龙
198	“灯下”给我们了什么?
	——我的中国大戏院的朋友万里
200	郭文杰:杂家和作家的通体
202	写给张建云
204	储存情感
	——梦里突然看见了高光地
206	我快乐的大哥
209	一到清明就想起娘

温馨家园

浪漫就是一种文化心境

过了五十五,肚子鼓一鼓。尽管我天天坚持打乒乓球,坚持少吃肉,坚持多走步,但还是不知不觉地就胖起来。以前觉得记忆力很强,自信看过的东西忘不了,但实践证明,到了这个岁数看过的,你想记的能记住,不想记的都忘光了。闺女大了,嫁给了别人就不愿意再回家了,于是房间里就显得空荡荡的。工作上一直在忙,好像一天要开几个会,然后不停地在处理事情。事后想想,也不知道都忙些什么。去年,有朋友号召我到内蒙古去看看,说那里的雨水很充足,草长得十分茂盛,还能骑马在没膝的草原上驰骋。我犹豫,推说太忙,其实我特别想骑马。朋友诱惑我,说,你不去遗憾终生。但实在是找不出时间,因为时间都排满了。原先搞创作是寻求事业,当生活的实际处处需要钱时,才知道稿费的含义。男人的骨架不能坍塌,心里的压力就越大。

那次去北京,几个外地战友聚会,便一起来到五棵松。我们在三十多年前,曾经在这里栽下了一棵棵的杨树,现在都很高很高,十分挺拔。大家围着杨树,然后辨认着是谁当年栽的。我找到一棵,记得那时,曾经和战友向往着今后的爱情。面对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战友之间觉得时间太快了,以至于都没了浪漫。大家议论,都是五十多岁人了,别说守住浪漫,就是寻找浪漫,浪漫也在我们忙碌之间溜掉了。有个贵州战友,现如今已经是把守重要一方的领导,他问我,咱们还有浪漫吗?我问,为什么没有?他摇摇头说,浪漫是年轻人的专利,我们浪漫就让